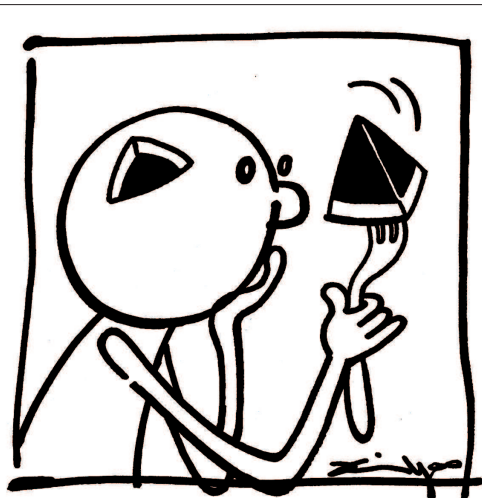


# 夜光杯



智慧餐  
快

郑辛遥

灵魂拷问:你独立思考了吗?

得很急,一个没注意就被石头绊倒了。在田边玩耍的我,看着妈妈连人带桶地摔倒,连忙跑过去。妈妈的手和膝盖被石子擦伤,渗着血,我一下子就哭了,仿佛受伤的人是我。妈妈笑嘻嘻地拥我入怀,轻拍着我的背说:“别哭别哭,妈妈不疼,妈妈不疼……”

如今的妈妈不如曾经年轻有力,头发已经花白,她离开自己耕种的田地,来到城市做爸爸的帮手,在坚硬的钢筋水泥中微笑,云淡风轻地告诉我:妈妈不累,也不疼……黑夜中,我的眼角有泪珠滑落。

——想着这些,我走神了。母亲突然不说话了,长叹一声。我忙问怎么了。她欲言又止,还是禁不住说:“丫头啊,你说这疫情啥时候结束啊?我放心不下家里。”她放心不下什么呢?是那越长越高的香菜;是那发了芽的玉米种子无人播种;是那过于成熟的油菜籽“啪啦啦”地炸在地里……母亲念叨着,是在那片土地上种植自己的希望,人随庄稼的生长而欢喜,踏踏实实,日日有新。可现在,她在毛坯房里,每日除了用发发的食物做个一日三餐,就是听安排做检测。她心急如焚啊,可又无可奈何。只有等,等解封,等上海回老家的交通恢复正常,她立马就要回去。

大家都在盼。有人盼着复工,有人盼着出去玩,有人盼着吃好喝好,有人盼着团圆……而我的母亲,她盼着早日回到故乡,回到她的庄稼旁,站在一大片的麦田前,看着风吹麦浪,飞鸟拾穗比人忙。妈妈,会好的。

我看到“大白”们在风雨中值班  
我看到居委干部们超负荷地工作  
我看到民警背着血透患者护送就医  
我看到志愿者一次次搬运沉重的物资  
我看到一双双期待与亲人团聚含泪的眼

我看到“大白”们在风雨中值班  
我看到居委干部们超负荷地工作  
我看到民警背着血透患者护送就医  
我看到志愿者一次次搬运沉重的物资  
我看到一双双期待与亲人团聚含泪的眼

## 春的盲盒

刘燕飞

的霸主。黄鹌菜开黄色的花,结白色毛绒绒的种子,随风飞扬,落地生根。通泉草的名字好听,且有些幽玄的感觉,被好事者附庸上庄公母子“不到黄泉不相见”的传说。宝盖草,叶的样子特别,花也特别,草如其名,草叶团团如佛前的蒲团,开出的奇特形状的小花被人描述为“托钵小和尚”。

个别年份里,空花盆里会给我们一些额外的惊喜,开出的花

拜读“夜光杯”上韦泐先生撰写的《听任钧谈话事》,对他拍摄的照片反复观瞧,我和任钧老师交往之事翩然浮上脑海。

当时上海师院招生,除本市外,还面向华东其他各省。我在一个贫穷落后封闭的农村,半农半读,18岁时于1957年幸运地考入以文科为主的第一师院中文系。院址在市东北角的民安路上,我担心乍一来到大城市,晕头转向连东南西北也辨不清,心急慌忙提前来报到。东寻西问,来到中文系办公室。年事已高的刘老师在值班。他戴上眼镜仔细看了我的毕业证书、准考证、志愿表,略微沉思说,呵,原来是你呀!我看过你高考作文《我的母亲》,得了高分。我说,是不是有点拔高了?他断然说,不!我看过这篇作文,你有丰富的联想与想象力,语言表达上生动有特色,还有几分灵气。

后来,《上海,冒险家的乐园》的作者包玉珩接任了中文系的系主任。他也约我去他家书房交谈。他很斯文谦和,鼓励我努力向学,争取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……

刘老师任钧和系主任的话,不仅重复了刘老师和系主任的话,还告诉我我们班上写作辅导的张老师,说我笔下屡有好文章,让他眼睛一亮。任老多次鼓励我向报刊投稿,而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感恩在心,对这些人的姓名铭记在心,如数家珍——道来;而对自己光荣史,“则是住之不言,一心追求来者”,敛口只字不提。

我们交往时,他的脸型与气质,该早已定型了。只是岁月留痕,头上白发增多,依稀可见额上与脸颊皱纹频添。任老说到对外投稿的事,我就坦诚相告,朱雯教授的助教小陈老师对我说,若有自己满意的作品,不妨交给朱雯老师,请他转交妻子罗洪。她是《上海文学》资深编辑,也是著名的女作家。任老师问我怎么想?我说,有些惶惑不安,举棋不定。任老又问我,知道赵树理吗?我说对他充满了泥土草根味的语言,欣赏到近于崇拜。任老又追问,可知道他当初投稿遭到多少退稿?我摇摇头。他说:装满了一大箱,细数一下有三千多份退稿,但他愈挫愈勇,呕心沥血,刻苦写作,终于成了杰出的农民作家!

我听了收获满满。以后碰到疑惑不解的问题,首先就向任老请教,他总是有问必答。比如,我们一进校就停课闹革命,三个月告一段落,又进行“教育改革”,取消寒暑假,把一年分成三个学期,并为了贯彻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,第一学期四个月,就下厂下乡去劳动。我脑子里一团乱麻,而且打了不少结:上课教学奔之一旁,这样我们毕业后还能踏上中学讲坛当合格的老师吗?任老师没有过多说教,只是说:政治运动与劳动锻炼是另类课堂,是更大的课堂,作为受教育者,你若好知之、乐知之,又肯勤于思考,必有更大的收获。打个可能不太贴切的比喻吧,退一万步讲,所谓垃圾也是放错地方的宝。若肯动脑筋运用科技方法,对含有多种元素的垃圾,经提炼萃取,就能获得多种多样的宝哩!受教育者要有主动性,要具有“变废为宝”的真本领。“圣人无常师”,处处都可学到知识,化为智慧,“学生”,可不是“学死”,要善于变动,灵活运用嘛!一番话,让我大有人常说的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”之感。

1987年春,我到任钧老师家里去,探望他身体健康状况。任老主动说,正想通知你,这里不住了,我已打定主意到老家松江最好的养老院去养老,留点时间给自己。这看来是退,实际上是进。把舞台让出来,给年轻人唱主角,让他们演出新时代威武雄壮的戏剧来!我说,任老,您这“一曲夕阳红”不仅充满诗意,也饱含了一辈子的生命哲理!

如今,我也老了。但任老对我的教诲,言犹在耳,细细回味咀嚼,悟深悟透,这种心灵的财富,我牢记一辈子、运用一辈子。衷心感谢任钧老师!相信您在天堂或九泉,能清晰地听到我的心声。

## 七夕会

七夕会  
像模像样。比如三叶草,比如牛茄子。三叶草有红花和黄色的,长着长着就盈盈一盆。牛茄子是天外飞仙,不知从何而来,白色的花,五角星形的花瓣向外翻卷着,黄色的蕊蕊拢成一簇,像小钉子一样杵在花心,清爽好看。秋天结的果子,红彤彤的,像一颗颗大珠子。

每年春天,与它们相遇相识,看它们生长。黄庭坚赏花后有佳句: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。其实种子所有的努力,并不是为了让你看或者让你笑,而是为了响应它使命的召唤——努力赶上季节的趟儿,然后去用一生的时间,完成一个小小物种的繁衍,既不能早,也不能晚。万物如过狗,就是这样按照一个仿佛经过精密设计的大自然的节律,在大地上,在四季轮回中生生不息。

五月的风是带着腾腾的热气的,它吹得人身子酥软,有了几分迷离。我趴在窗户外,看着梨树绿硕的叶子,想着梨花凋落没几天呢,万物竟悄悄地有了夏天的味道。

到处是绿肥红瘦的光景,但五一假期,我仍旧在出租屋里,哪里也去不了。听着林莺啼到远方,我的心思也飘到了远方。想去芍药园看花,想躺在郊野的草坡上,想摘鲜嫩诱人的草莓,想晒着暖阳打瞌睡……

就在我这么想着的时候,母亲打来电话。“丫头,你在干什么呢?”听得出来,母亲百无聊赖。我卷着发丝,说发呆呢。母亲笑了笑,说我是个呆丫头,然后又笑,爷俩都呆呆的。

原来,父亲一早醒来没事干,看了一上午楼下的猫,还不住地猜着猫的心思。他和母亲说,猫一定是想要抓池塘里的鱼,不然怎么老在水边走,不

练字之后,我开始关注书画作品,偶然看到闻一多的一幅作品,记载的是一首安顺民歌:“一条道路通云南,去时容易来时难。去时阳鹊未下蛋,转时阳鹊叫满山。”

1938年,西南联大从长沙西迁昆明时,闻一多时任“湘黔滇步行团”的领队,还担任了指导学生们采集民歌民谚的工作。此首安顺民歌,应是沿途采集的其中一首。从字面看,这首民歌的意思很容易看懂,只是我不知道阳鹊是一种什么鸟。发了一则朋友圈,询问是否有朋友知道。有一位朋友告诉我,阳鹊是土家族的吉祥物。传说这种鸟,自己从来不会飞,而是骑着一名叫“阳鹊马”的坐骑。每年三月,阳鹊马就会去北方接阳鹊来南方过春天。每当阳鹊在林间发现羊肚菌时,就会大叫“贵阳贵阳”,以此告诉人们这个地方有羊肚菌。因此,土家族人很喜欢阳鹊,因为有阳鹊的地方,就一定有羊肚菌。

说到菌子,不想想到汪曾祺。现代散文家中写菌类文章的,恐怕要数汪曾祺为最多,他写过云南的鸡枞、青头菌、牛肝菌、干巴菌、鸡油菌……然而他却没有写羊肚菌。美食家唐鲁孙亦是一笔带过,只提了一句:“云南多山所以菌类一类的东西特多。固然张家口外的口蘑,是提味中的极品,可是云南羊肚菌,鸡菌其鲜美也并不输于口蘑。”这句话里释放出两个信息,其一羊肚菌是云南特产,其二它很鲜美。彼时读此文时,我以为羊肚菌只有云南才有。却不知,贵州亦有,实际上在富含腐殖质的砂壤土中羊肚菌都能生长。

一些饭店一年四季都有羊肚菌的菜肴卖,用的多半是羊肚菌干。羊肚菌呈褐色,卵形,中间是空的,表面有类似羊肚状的凹坑,故得此名。去年,我在冬日的陶陶居里就吃到了两款以羊肚菌为主要食材的菜肴。一种是古法酿羊肚菌,将虾仁和着调料塞入羊肚菌中空的肚子里,和四季豆一起上笼蒸。一种是羊肚菌炖猪展,羊肚菌煲汤是极其鲜美的。旅居美国的同学,看到我发出的羊肚菌图片,说她刚好在虫草城买了80美元的羊肚菌干。从前美国鲜见羊肚菌,乃因这种菌干在运输过程中很容易碎掉,如今交通发达才得以远渡重洋。将羊肚菌干泡一泡,几分钟就能变软,或蒸熟或煲汤或下面条,悉听尊便,总之味道都是极好的。

行笔至此,忽想起土家族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民歌《龙船调》:“正月是新年哪啷啷喂/妹子子去年哪喂/金哪银儿梭哪银儿梭/阳鹊叫哇啷啷喂子哟那个啷啷喂子哟……”里面就唱到了阳鹊。阳鹊之所以屡屡被土家族人唱进歌曲,想来还是托了羊肚菌的福。过去,羊肚菌被视为山珍,非常罕见,在大山里,须得有足够多的运气才能遇到一朵羊肚菌,物以稀为贵,所以凭借叫声来指明羊肚菌的阳鹊鸟,自然就成了高贵的象征。

不知新鲜的羊肚菌口味如何? 颇想一试,不过今春,因为客观原因失去了机会。也遗憾,闻一多手书的这首安顺民歌,我在网上没有搜到音频。什么时候,能够边喝着羊肚菌土鸡汤,边听着“一条道路通云南,去时容易来时难……”那氤氲的香气,一定会更加馥郁醇醇吧。

## 母亲的牵挂

袁秋茜

陈芝麻滥谷子事情都说完了,找不到啥新话题,遂和我打电话。

我明白母亲的用意。她需要有人和她讲话,她想听些新鲜事。于是,我高兴地和她讲最近居委发的物资,有一只整鸡呢,另外还有一箱牛奶,生菜、茄子、黄瓜、青椒,品类不少呢!讲到这些吃的,母亲来了兴致。她追问,你打算怎么烧那只鸡啊?知道这些菜先吃哪个吗?要按炒菜存放的时间去做饭,懂么?

母亲啊,她一辈子围着灶台,穿梭于田间,对于做饭的相关事情熟悉得不

能再熟悉,说起来也滔滔不绝。我对她这样的神采飞扬感到开心。因疫情滞留留在上海,她受了很多的苦,能这样聊聊,心情会舒畅很多。

——还是几个月前,晚上我躺在床上看书,忽然接到妈妈打过来的视频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她很兴奋,举着手机在屋子里不停地转,急切地问我:“看出来了吗?看出来我在哪里了吗?”我定睛一瞧,她身后是粗笨的水泥墙,横七竖八的木板,还有穿着工装贴砖的爸爸……她竟然来了上海,我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随着她的镜头,我看着他们目前打工的住处。毛坯房,十分简陋,徒有四壁,等待被爸爸这样的工人装修。吃睡一个地方,马桶也是临时安装的,上面都是水泥灰。妈妈掀起塑料布,指着两床被褥,说她和爸爸昨晚一床垫一床盖,虽然睡在地上,挤挤也不觉得冷。两个油漆桶上铺个硬纸板,一盘咸菜炒豆腐,一碗蚕豆蛋花汤,还有两碗米饭,他们的晚饭是如此简单。我心一紧地疼,不禁问她:“那你觉得是来打工辛苦,还是在老家种田辛苦啊?”

妈妈喝了口汤,想了想说:“各有各的不容易,但是我都不觉得累啊。我是不放心你爸受过伤,跟过来帮他做做饭,不干什么体力活儿。我这辈子很少出来,这回算是见见世面,也了解你们爷俩生活的城市……”

在妈妈眼里,这是她离老公和女儿最近的一次旅程。

结束通话后,我想起幼时,妈妈一个人在家务农,有一次她挑着两桶水去田间浇庄稼,天很热,她走



## 羊肚菌

尹画

羊肚菌

## 我愿是人间五月天

周文莉

让我送走忧伤的倒春寒  
让我带来初夏和煦的风  
让我带来细如蚕丝的雨  
让我的城市充满新的温暖

我多想  
对着站在阳台上的你们呼唤  
盼望着早一天走进大自然  
我多想  
把方舱里的患者都接出来  
让你们回归家园

## 雅玩

家里总有些只剩干土的空花盆,扔在阳台角落里无人问津。但是,一到春天,这些貌似空空如也的花盆里,忽然就有些嫩绿的芽儿冒出来——仿佛无中生有,令人既感叹泥土孕育生命的力量,也感叹春天具有召唤生命的魔力。不管长出来的是什么植物,我都会怀着欣喜的心情观察它们,感怀万物生长的不可思议:在你不以为意、茫然无知的时候,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种子,其实正在你的身边,一直静静地等待着它的时机。

这些凭空生长出来的新芽,最开始的时候,我们几乎是不认识的。也许是自我保护的一种选择吧,植物最初的两片叶子都十分相似,只有第三片,才是真叶。但就算是长出了真叶,也不一定就认识。如此一

来,每年初春,看能长出什么花草来,就好比开盲盒。

最常见往往有牛筋草、野燕麦草和马唐草。这些小草,幼年的时候,柔嫩纤细,和人类那些婴儿期的粉嘟嘟的小宝宝一样惹人怜爱。诗人说: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。真的是春风所到之处,只要有一层薄土,再贫瘠的地方也会有小草生长。

有些草是开花的,比如飞蓬。飞蓬隶属于庞大的菊科家族。晚春初夏开出轮盘似的小花朵,粗看质朴犹如村姑,细看则金黄色的花盘外周,细长的花舌丝丝缕缕,带着微微的粉,闪着银丝丝缕缕的光泽。

黄鹌菜、繁缕、通泉草、婆婆纳、宝盖草……这些,也都是空花

盆里可能冒出来的闲花野草。婆婆纳的花,可爱的蓝色,像小星星,阳光下,仿佛能看到它们在调皮地眨眼。繁缕,真的是繁繁复复,丝丝缕缕,一个不留神,就开了小小的白色花,结出无数的细沙般小的黑色种子,撒遍角角落落,看着柔弱,却就成了土中

的霸王。黄鹌菜开黄色的花,结白色毛绒绒的种子,随风飞扬,落地生根。通泉草的名字好听,且有些幽玄的感觉,被好事者附庸上庄公母子“不到黄泉不相见”的传说。宝盖草,叶的样子特别,花也特别,草如其名,草叶团团如佛前的蒲团,开出的奇特形状的小花被人描述为“托钵小和尚”。

个别年份里,空花盆里会给我们一些额外的惊喜,开出的花